

讀

史

糾

謬

讀史糾謬卷第十一

滋陽牛運震撰

魏書

序紀

序紀者道武以前諸帝紀也然序紀二字究竟不穩或作魏書世紀較通 魏諸遠祖自成皇帝以下至聖武皇帝並無生年事跡可紀似不必跳行另起祇可連敘以著世代可矣始祖神元皇帝以下始有事跡可紀但宜以世列敘亦不必編年另提也應悉照北史編次爲是 蓋俗云

續研之義此句甚鄙俚且於正義極不可通 子卽始祖也北史作卽始祖神元皇帝也較明白 賓猶思報恩賓乃敬從二語穉鄙之極 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殺之盡并其衆按此事當是神元乘寶賓之歿因殺其子而并其衆耳今云其子謀逆帝召殺之似曲筆非實事也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按文帝卽沙漠汗也未立而遇害文帝乃其追諡耳凡本紀中無太子稱帝之禮今以太子稱帝又嫌於有二帝而於神元稱始祖可謂亂例之極矣 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

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眞而遐邇歸仰按此皆虛譽溢美之詞無當事實均屬可刪 敘太子留洛陽一段文極繁冗不如北史之簡括 且離間素行此句橫插不倫不如刪去 年踰期頤更不成語 晉帝從之遂留帝按此與上銜瑾請留帝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等語顯相刺背文理亦屬有礙北史刪此二句爲是 不可容者便當除之當依北史刪省不可容者四字 帝身長八尺英姿瓌偉云云按此數語當畧點於文帝在晉之日今另述於遇害之後於義爲贅後乃追謚焉此句更與上文不屬 諸大人

問欲何爲此句應依北史削去 威德復舉至是述成前  
意焉俱不成語 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云云按  
此敘三部不如北史明劃 財畜富實一本作財畜富貴  
誤 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云云此段紀於桓帝崩後甚  
無意味桓帝非魏正帝也不必總紀其行事於崩後北史  
載此於桓帝西畧諸國之後得體得法 帝胃中蠱厥吐  
之地仍生榆木云云紀敘語意殊欠明晰 至今傳記句  
亦可刪 以爲一統四字可省 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按史家紀述各有體製前史中如其云云皆此類也多於

列傳用之此用之本紀中殆非體矣北史作其威嚴如此  
李雄遣使朝貢恐是李雄來通問耳此云朝貢或是曲  
筆 元年歲在丁丑按史例雖無事而必著年其年無事  
則直書曰無事而已今因平文皇帝元年無事而繫曰歲  
在丁丑是以無事可繫而始及其干支也則有事之年豈  
無干支抑又捨而不著何也此則例之不可通者矣 是  
年司馬叡僭稱大位於江南僭晉司馬叡遣使韓暢加崇  
爵服司馬叡死子紹僭立按司馬氏奄有中土歷世養國  
世所謂正統也渡江以後雖一隅偏安猶能保有緒業不

失舊物比之僭國竊號非其倫矣魏收北人右跣跋而左  
司馬於晉元中興而書曰僭稱大位崩則書死立曰僭立  
殆以北而卑南實以資而斥華也不謂之倒置可乎凡此  
皆後世讀史者所不忍平而視而必加糾正者也 書帝  
遂崩不成句法 以五年爲元年此句不明當云以平文  
皇帝五年爲元年後倣此 事在孤傳語在皇后傳此皆  
仍前史舊法而誤者 是年張駿私暑假涼張氏之立晉  
遷授之不得爲私署也且私暑假涼亦不成語 若或置  
連經歷歲稔此等語不甚明晰 衆軍利涉此不類紀敘

語且上云水草相結如橋何得言涉 是歲苻堅滅張天錫按此爲昭成帝三十九年事也上文帝雅性寬厚云云已將昭成生平括敘作結此又帶紀苻堅滅張氏殊屬不倫 昭成之崩也北史云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其爲遇弒明矣魏書掄而不載恐非信史

### 太祖紀

道武於登國元年始卽代王位邽天建元本紀應於此年編年紀事其未卽王位不必編年也今列敘元年二年八年九年似非史例 慕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



封上谷王封者以上臨下之辭既云建使朝貢奉西單于印綬又云封上谷王稱謂自相乖錯亦殊可訾 生擒其

陳雷王紹魯陽王倭奴云云按此似不必列敘細記祇可書云生擒其陳雷王紹以下文武將吏數十人而已 子

寶遣喪而還按此文意義不明當作子寶秘不發喪乃還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晉室亦書朝貢可

謂曲筆 錄羣臣議國號及定國號詔不如北史之有剪

裁 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丙申二詔詞旨繁冗且多襲

用王命論舊語亦似詔書體制但不必全載應照北史括

敘大意爲是 時太史公屢奏天文錯亂云云按此段當  
在乙未詔之前 獲興征虜將軍尚書右僕射云云按此  
不必詳列北史記云獲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  
將軍以上四十餘人得之 烏夷桓元烏夷劉裕云云雖  
南北分域亦何苦乃爾北史作晉桓元廢其主晉劉裕起  
兵誅桓元乃爲公允書法 若旁有鬼物對揚者對揚字  
不妥 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云云連用排語大  
非體制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亦不成語 北史  
天賜五年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于天安殿則帝

宋書卷之九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崩于弒逆明矣魏書不書清河作亂則帝遇弒而崩之文不明也

### 太宗紀

太祖晚有子按太宗生於登國七年時太祖二十二歲不可言晚 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此殊板硬不成句 陷帝於不義此句可省 大赦改年爲永興元年按此 當依北史另提元年爲是 蔡倫攸斂用經語板滯 北史永興三年二月辛丑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夏五月景寅復出宮人賜蘇人而魏書皆畧之

務在平當句可省 常山民霍季白言名載圖說云云

按此紀敘太繁不合本紀簡括體只可云常山民霍季聚黨入山爲盜州郡捕斬之足矣 戰於畔城更有負捷帝

詔止諸軍不克按諸軍不克而諉之於帝詔此亦曲筆也

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眾云云按此紀敘亦太繁應括敘 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云云按此不必列敘多人祇書晉平西將軍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等數百人來降可矣 封皇子壽爲秦平王壽

字佛釐按太子似不必稱字壽旣立爲皇帝何不於本紀

中稱載其名與字邪 兼資文武焉此句涉贅北史易置  
於前云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頗爲得之 紀中諸他國  
君如司馬德宗姚興李嵩劉裕皆書曰卒與魏書他紀他  
國君書死者異此昔人所以謂帝紀第三卷乃魏澹史非  
收書也書卒固勝於書死然何如北史之書涼武昭王薨  
晉安帝殂之爲更得邪 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鸞爲  
秦平王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秦平王攝政秋九  
月己酉詔秦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十有一月秦  
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八年五月皇太子率留臺王公

迎于句注之北秋七月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按皇子燕  
並無立爲皇太子之文乃遽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此一  
誤也既云詔皇太子臨朝聽政又云是月秦平王攝政重  
複疊累不成文理此二誤也既稱皇太子攝政卽不應直  
稱秦平王乃於皇太子攝政之後又云秦平王率百國以  
法駕田東苑秦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此三誤也忽稱  
皇太子忽稱秦平王雜亂無義例此四誤也有此四誤何  
以爲史

世祖紀

餘眾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虜撫慰之按此只可云  
詔淮南公王倍斤鎮慮虜撫其餘眾足矣 神麴三年五

月戊戌詔可從節省 四年九月壬申詔雖殷宗之夢板

築無以加也援古自誇不類詔書謙質體北史引此詔削

去此二語良是 延和元年正月己巳詔及十有二月詔

俱可不錄其文 三年二月戊寅詔應照北史槩括載之

馮大通遣大將渴燭通朝辭以子疾按辭以子疾可

畧 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一段事誕而文鄙大乖詔書

之體 高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

按此不似本紀簡括紀事體。大延三年五月己丑詔天下吏人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此非治令也詔語亦可從畧。馮文通北史作馮宏。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按太武好道此自失德事只可紀云帝至道壇親受符籙足矣何至誇其旗幟以爲盛事美談邪。北史太平真君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食之魏書不載。四年六月庚寅詔北史刪去不錄。五年兩詔亦可不錄祇如北史約括其旨可耳。宗愛弒逆擅立依北史載於高宗本紀爲是。不好珍麗食不二味一語可省蓋上文述世



祖儉素意已明盡無庸複稱也 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  
陳蕭何壯麗之說二語排儷直不成文 蕭何之對非雅  
言也此句亦可刪 括敘太武生平意冗而詞費真庸筆  
也 褒貶雅意皆此類也語亦不的切 景穆太子薨於  
東宮雖由高宗追尊爲帝寃未生前卽位改元何得列於  
本紀以溷史例宜列之諸帝子孫傳中 監國一令引據  
周官亦苦冗繁

高宗紀

太平眞君世祖年號也截去太平爲眞君元年不可訓

逢虜帥柁一奴欲加其罰按欲加其罰四字可刪 大赦  
改年當作大赦改元 二年八月戊戌詔內載苑內獲玉  
甲一事甚鄙俚可刪去祇書其詔旨令民大酺赦殊死以  
下各降一等足矣 四年五月詔依北史節錄爲是五年  
二詔放此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按魏書  
於改元皆書曰改年似乎別有義例今此年改元又書改  
元是自相舛亂無定義也 三年十月詔豈所謂幾倫依  
敘者也語膚闊之極此詔極可不錄 有飛龍騰虵魚麗  
之變以示威武此二語亦可省 四年五詔北史祇節錄

其二

顯祖本紀

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此史臣諛詞  
也可刪 凡大臣封公公進爲王皆宜書但無庸詳記爵  
階如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等官制也 皇興  
元二兩年事跡稍多紀載不如北史之工簡 禪太子冊  
命極可不錄 北史載永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  
永安殿故知顯祖遇弒也魏書不載其事而贊語乃云終  
致官闈之變紀事遂少本末

高祖本紀

天地氛氲和氣充塞二句可刪 以彰盛德之不朽句亦  
可刪 二年六月丙申詔排句可厭 相州民餓死者二  
千八百四十五人按餓死民豈可記數亦必不止二千八  
百四十五人也祇可記云餓死者甚眾而已 四年六月  
詔內有德被殊方文軌將一等語北史悉刪去 九月癸  
卯洛州人賈伯奴云云按此紀載冗繁當云洛州人賈伯  
奴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稱上洛王聚黨千餘人攻洛  
州州郡討平之可矣 九月丁亥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

並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按春秋朝聘例止書時月日本可不紀北史於每歲之末書曰是歲某國某國並遣使朝貢極爲得法 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按本紀書大事命刺史極可不書 太和元年正月詔云天賦具臻地瑞並應三月詔曰政治多闕災眚屢興何一<sub>レ</sub>年之內詔書自相矛盾也 親自禮焉此不成語 二年十一月詔排儼極不成體北史刪之爲是 蕭道成使僧朗云云此條極可不錄 七年正月詔章句散

亂亦不成體 定州上言爲粥給饑人所活九十四萬七  
千餘口此條可不錄冀州上言一條放此 八年八月詔  
冗繁排沓可括錄依北史所載爲是 帝始服袞冕朝饗  
萬國按朝饗萬國句可省 詔在禮志此句非禮可省  
十六年八月詔此句太冗 喻以遷都之意論在代臣以  
遷移之畧此等語句欠老 癸丑幸懷朔鎮云云按車駕  
所幸之地似不必詳記止紀其最遠之地可耳 傷其忠  
而獲戾此句可刪 十八年十有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  
之民百歲以上假縣令云云按此與十一月辛未詔冀定

二州同極可省繁何必複敘十九年四月詔六月詔並同  
此旨 檄喻蕭鸞可省 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亦不必  
錄 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句欠老致亦非  
本紀體 辛丑帝爲太師馮熙舉哀於行在所亦不必載  
於本紀 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此句可省  
甲辰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殮之此事亦瑣瑣可  
畧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踐蹋二字可省 遣兼  
侍中張彊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  
陟守宰宣揚風化北史省去宣揚風化四字 遣使者以

太牢祭唐堯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虞舜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鄠祭武王於鎬按此等俱可括彼以首筆墨之繁 司空穆亮遜位遜位二字書法不倫 戊子鸞湖陽戍主蔡道福棄城遁走云云至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縛出降按此皆魏人誇其戰勝攻取以張國威其實事跡瑣瑣不足記也北史一切刪之甚是

世宗紀

黜陟幽明四字可省 文武應求道著邱園者皆加褒禮按此只褒禮名賢一語可了 癸丑宮臣增位一級此不



必紀 告以覽政之意句欠老 宿衛之臣進位一級事  
亦可畧 年號中興東赴建業二語可刪 詔加文官從  
征顯達宿衛者二階閑散者一階按加階進級無關國事  
得失以此編記本紀恐不勝其繁 帝視射遠一條更不  
必記魏書北史並載之可謂無識矣 三年十一月詔可  
不錄 十二月詔應依北史不錄 正始元年未跳行另  
提此刻本之訛也 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  
紹云云按此紀擒齊將不必詳列其官 六月詔可括敘  
大旨 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云云此數語可刪 南

北分爭攻戰相尋魏書於北朝戰伐之事勝則書敗則諱  
眞不足爲信史也 永平二年四月詔繁蕪牽曲不成文  
理 詔禁屠殺含孕講維摩經俱可不錄 三年十月詔  
祇是設館療病刪檢醫方兩事而語冗詞費殊不精簡北  
史括取其旨不過數語可了矣 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  
按北史作至於是月爲是

蕭宗紀

蕭衍緣淮城戍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於海按蕭梁戶口  
郵落漂沒此自南史應載之事與魏事何與而載之魏紀

得非幸鄰之災以爲快邪 諸國朝貢極可不日日之非  
例也 正光元年七月皇太后歸政詔乃元叉劉騰所矯  
稱者也魏書乃錄其詔於本紀殊失倫體 三年十一月  
詔所謂魏雖舊邦其歷維新者也套襲周詩庸陋可厭  
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興寺塔云云按此條可不必載  
四年七月詔五年八月詔竝支蔓繁衍有乖體制凡北  
魏詔書惟孝文詔多係手製尚有可採餘多以駢偶之體  
逞曼衍之詞並當依北史刪去不足錄存亦不能遍摘其  
失也 徐州刺史元法僧反按此條紀載最爲冗繁絕非

本紀簡括之體 凡州郡民聚叛反者其盜稱國號年號俱可畧

孝莊紀

以總有魯陽翼衛之勳此句填塞故實不似史冊中語

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元欽云云按此不必列敘諸人當依北史作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餘人可矣蓋本紀只紀其綱而諸人與難之實自當於列傳中見之也 敢決狗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危難之節者此數句俱可刪 六月己酉詔諸有私馬仗

從戎者云云此詔亦可不載卽載之亦不必全錄也七月  
丁巳詔亦同此 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  
王者七人按齊獻武王高歡也魏收齊臣自應推崇齊祖  
後有修史者應改正 凡加殺赦罪之事均可不載

廢出三帝紀

前廢帝謚節閔帝宜稱其謚 前廢帝紀將謀廢立恐實  
不語不成句法 羣臣勸進表可以不錄 有倡優爲恩  
癡者文義不明 蘭根忌帝雅德遠致毀謗竟從崔陵議  
廢帝於崇訓佛寺按此以帝之見廢歸罪於魏蘭根崔陵

所以掩齊獻武之惡也收爲齊臣安得不云爾邪然筆亦  
曲甚矣 帝殂於門下外省廢帝之終遇弒也而收書諱  
之曰殂 帝旣失位乃賦詩曰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廢  
帝有二元恭之爲帝也爾朱世隆及羣臣之所立也此繼  
魏正統者也元朗之爲帝也高歡起兵時擁立於信都者  
也立不以正也元朗以廢帝元恭普泰元年立維時廢帝  
元恭正在稱制履位及元朗入京師乃逐帝恭而高歡卽  
降元朗爲安定王擁立孝武帝恭之普泰二年卽與孝武  
之太昌元年序次相承皆不害其爲傳位繼序者也元朗

之暫立旋廢正與元暉之暫稱建明者同元暉不列於帝紀是矣而元朗儼然特立一紀稱其中興年號者何哉此止可附之廢帝元恭紀中不必特立一紀以爲後廢帝紀也 出帝紀出帝卽北史所稱孝武也旣諡孝武何稱出帝邪 安定王自以疎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按安定之廢齊獻武爲之也而託言安定遜位此亦曲筆 太昌元年四月詔多歸功渤海之詞何足錄 廢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間阻貳於獻武王託討蕭衍盛暑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按高歡實有不臣之心

故孝武蓄意圖之收史乃爲幹旋之詞以爲皆斛斯椿等  
譏貳所構用筆亦曲甚矣天下怪惡之殆亦左袒高氏之  
言當時情事恐未必然也 按北史孝武帝在田舍道士

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既而高歡使  
斛斯椿求帝遂遣騎奉迎帝入氈帳讓以寡德至於泣下  
文武執鞭奉勸進表帝辭表不視假安定王詔策而禪位  
焉此段紀敘詳晰有體魏書竟畧之而不肯書然則此亦  
高齊所忌邪 帝爲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此亦曲筆

八月戊辰制日晦爲明始云云按此爲高歡推立清河王



實所出制也蓋以著斛斯宇文擁迫之罪以自揜其逼逐  
共主之失耳何足錄 孝武西奔長安齊獻武入洛之後  
敘述特畧蓋此時君臣操戈尊卑易序車駕流移乾坤搶  
攘有難於實敘者豈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邪後世欲知  
魏齊之事者攷之北史特詳 帝爲宇文黑獺所害黑獺  
者宇文泰也亦不載其緣起所以使人聞之茫然

孝靜紀

孝靜紀或以爲魏收書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  
附益之今觀其篇體與神武以下諸紀同而較北史孝靜

紀反爲詳悉且稱高齊諸帝仍曰獻武曰文襄曰今上而於西魏主直斥曰竇炬至於東西戰爭之際魏齊禪代之間往往多枉辭焉其爲魏收之爲無疑也所謂後人以北史補亡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者或其中間有斷簡缺文而後人增益之耳 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按南海王西海王皆平山胡僭竊之號今失其名而遂稱其僭號并有皇后夫人之稱所謂書法者安在邪 天平三年十一月詔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

此四語應刪去 侯景克建業還以蕭衍爲主按蕭衍本梁主也何言侯景克建業始以蕭衍爲主邪 九月圍玉壁以挑之竇炬黑獺不敢應按此特張大東魏之勢耳殆曲筆非事實也 總敘云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又載齊文襄與季舒書目帝爲癡人又稱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直書文襄諱又載文襄使崔季舒毆帝及幽帝含章堂帝后遇醜而崩一一直書不諱此俱非魏收所敢紀者且敘帝卜御座步東廊辭六宮出雲龍門一段大類李延壽手筆亦與北史一字不異故知

是北史本文後人取此以補魏書耳。魏自永熙三年以後分爲東西二國東魏高齊所奉西魏宇文氏所擁立也。魏收齊臣主東魏而斥西魏魏澹別成魏史以西魏三帝繼道武以來之緒而鄙東魏爲僭竊二者各執一其實則均失當依北史分著東西二魏如史記周本紀稱東西周以存其實云。

皇后列傳

皇后傳說者以爲魏收書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補之。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

乖典禮而觀過知仁按世祖高宗尊崇保母曰保太后或竟尊爲皇太后此夷狄之俗有乖典禮也大矣書於本紀所以著其非禮而列傳何載焉今儼然編列於皇后傳內且曰觀過知仁抑何其悖謬之甚也 桓帝皇后祁氏北史作惟氏 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咒曰按懼人知三字可省北史無之 北史載寶保母常乳母用附傳法稍爲近理魏書於寶保母猶用附載至常乳母則標目提行直與他皇太后一例矣 高祖詔曰朕以虛寡云云按此詔可刪 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云云按此解

夢詞意過繁。北史有文皇后悼皇后宇文皇后恭皇后皆西魏皇后也。魏齊皆無之，應補入。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

北史魏諸宗室傳每一帝子孫分爲一類，編次得體。魏齊每宗室一人自占一行，遂至一帝子孫分列數行，極煩碎不成體製。應悉照北史編列。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竝章帝後，北史竝敘一傳，極有行款。魏書分敘之，遂失其旨。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亦然。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按此語句過繁，亦可省括。東陽王不

傳敘次冗繁節段多不分明議遷都一事更滋蕪蔓刺刺  
難休此史法之敝也中多脫誤甚須改正 非鸞則鳳其  
在本枝也二語殊不可解

昭成子孫列傳

北史於昭成子孫傳首總提昭成皇帝九子云云極分明  
今魏書少此一段 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此句欠老  
先人以來世據北土云云至儀之奉命理謂非失按此  
答垂太祖所以不自來而遣儀之故語致疎昧甚不了了  
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

之懼實無也北史載去數句止作怪則有之懼實無也亦  
自簡明 詐以婚進城人告云云此處紀載不明 以刀  
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按此只可云以刀子斷其頸足矣  
史法貴質老安用此裝飾語 以其言正遂不罪焉上脫  
一帝字 諸帝子孫及昭成子孫傳竝無贊語或以其書  
後人補綴而未及爲贊也

道武七王傳

北史清河王紹傳有紹剖孕婦觀其胎事魏書畧之 北  
史載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



府中號爲十錢主簿魏書慶智傳稱其美容貌有几案才  
而不及其他 北史載元法壽有殺張文伯事魏書亦畧  
之 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二語不似紀載之體可刪  
北史先是郡人孫天思家豪富嘗與和爭地云云魏書  
亦不載

明元六王傳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云云按  
董道秀爲樂平王丕筮夢不驗而丕薨道秀亦坐棄市此  
事可錄而高允筮論不必錄也不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

死也此句突入亦無倫次。明元六王事畧文少不足獨  
爲一傳宜與太武五王同編爲一。

### 太武五王列傳

莊帝旣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  
子才所贊成也此數句注敘旣不清晰亦不成句法。境  
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板對可厭或大朝史體反以  
此爲工整邪。遊道大致紛紜將致公文久乃停息此等  
語意不明切殊費思解。

### 景穆十二王列傳

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此句未明似藏頭歇後之文六朝  
史書多有如此。及晚年貴重貴重二字不合。後生顧  
袖必此人也此下不見有收煞處。太興戲之曰云云此  
於敘事之法實屬可省直可云太興出酒肉與食可矣

元仲景娶也列氏而謀殺前妻叔袁紇氏奉詔答一百以  
王歸弟後以多內亂就州賜死北史載之甚詳魏書畧之  
止云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後遂不錄  
豈以仲景娶也列而謀殺前妻事在西魏及宇文周時而  
故刪之邪。元脩養有子則字孝規則子文都則弟矩雅

褒北史竝有傳事跡在隋開皇大業中故魏書不載 任

城王澄傳載澄與高祖論鑄刑書論占革卦詞意冗繁漫  
無體裁北史稍裁削之 北史任城王傳載澄美鬚髮善

舉止言辭清辨響若懸鐘魏書畧而不載 夢稽紹一段

載敘亦繁應從北史刪滅 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

內附車駕將自赴之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等議其行止  
往復辨難數百言詞意冗鄙真令閱者不可耐 高祖引

見王公侍臣於清微堂一段瑣屑已甚無關國事更無關  
澄事可刪去 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段引用

亦嫌冗長北史作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文意已足餘  
不得例北史作餘不得爲例較明白元順蠅賦文可不  
載南安王熙臨刑詩可毋庸錄高祖引見鸞等責之  
曰云云按此段責讓之詞頗屬冗繁可從簡省北史載  
城陽王徽自并州還都使人涕泣攀車不能自己徽車馬  
羸敝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魏書畧之

文成五王列傳

高祖與羣臣議期親三臨大功再臨之禮事不專爲廣川  
王諧似不必全載於諧傳

獻文六王列傳

咸陽王禧傳載文明太后及高祖訓誡禧詔語殊嫌繁多  
禧取任城王隸戶爲高祖所責詔語亦病其繁 高祖  
議斷北語一段可從節省幸禧弟祀方澤二段竟可刪

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云  
云此事鄙瑣之極真小說家所不肯載者而儼然紀之正  
史澗雜蕪陋甚可歎也 北史載苻承祖薛魏孫與禧欲  
於芒山浮圖陰卜害帝已而不果魏書畧之 北史載元  
譙諫遷都一段魏書亦不載 故賜如意以表心此句可

省南北諸史多於瑣悉事不肯從簡畧此大病也 廣陵

王羽傳載高祖臨朝堂考羣臣一段詞句冗濫殊甚只可抄錄胡故非紀事之體也 唯詳箭不及高祖箭所十餘

步按北史載此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與此

小異 天威如此此句橫插不成文理 詳哭數聲而暴

死按北史詳之死宣武密令人害之與此不同 北史北

海王詳傳較魏書稍簡約 彭城王勰傳萬機之事無不

預焉句可省 彭城王勰傳載事多有鄙瑣設詞更滋排

儷冗繁浮濫莫此爲甚史傳之體於斯掃地矣 升金璫

城冥清徽堂咏松詩講喪禮此等事何足錄亦何勝錄  
宋齊諸書凡宗室之賢能卓卓者如竟陵王子良豫章文  
獻王嶷皆特爲一傳其有弑君叛國之賊如元凶劬始興  
王濬亦各自爲傳以示殊異此史法也北魏宗室極繁亦  
當依此例如任城王澄中山王英彭城王勰等皆有德能  
學行拔出倫羣且有事蹟可紀宜別爲一傳於宗室傳之  
前以志旌賢之義其清河王紹咸陽王禧元顥元乂等或  
躬行弑逆或倡爲叛亂竝宜另爲一傳於諸列傳之後以  
示貶惡之旨元乂或以同謀共亂當與劉騰同傳不可以



一格論也 漢書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  
六王等傳皆以世次編列於諸列傳之中所以著世代也  
東齊諸書皆遵此法而魏書乃以宗室諸王編爲一處

孝文五王列傳

寶月弟寶矩卽西魏文帝也不應附之諸王列傳

衛操莫舍劉庫仁列傳

衛操傳載操所刊桓帝功德頌文旣不佳更多脫誤乃以  
爲其事宜載故錄於傳試思頌內所紀之事有何可載而  
必錄之且亦非史傳體也 莫舍傳劉琨遣舍歸魏諭勸

之詞極爲敦至魏書載之北史畧 劉庠仁傳知人不樂  
語欠明晰

燕鳳許謙等列傳

魏書於列傳中諸人兄弟子孫紀載特詳竊意史傳之體  
須忠奸善惡表表著見者始爲立傳其子孫必有功能可  
紀顯官可錄始附記傳末不然不暇紀敘以省繁冗蓋國  
史之體本紀大事非如爲人作家傳行狀須悉載其後人  
子孫也 崔元伯傳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此  
二語贅文甚無謂可省

長孫嵩長孫道生傳

長孫嵩等傳無贊語大約魏書乃未成之書其闕畧者甚多也 長孫彥北史載其舉體生瘡人謂惡疾彥尋蝮蛇螫而試之痛號願死亦異事也魏書不載

長孫肥尉古真列傳

率部落棄父西走棄父二字可省 豹弟鑿武定中東平太守按瑾事跡詳見北史魏書以其爲齊臣未之及也

穆崇傳

顯若知之間汝者按間汝者三字可省 馳馬隨狼而走

適去賊黨追者已至按適去賊黨二句可省 終日怡怡  
無慍喜之色怡怡得非喜邪何其言之自相背也北史作  
無慍色 世祖征涼州已命穆壽輔恭宗總錄要機矣行  
次雲中又引壽於靜室而囑之壽未嘗從行何得有囑此  
必壽送車駕至雲中而世祖卻囑之也然紀次須明 其  
自矜無禮如此句亦可省 穆容武定中汲郡太守按北  
史載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  
卷魏書畧之 穆亮諫高祖營殿宇汎舟石濟數事北史  
載之並有裁削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于李粟等列傳

和跋臨刑謂其諸弟毗等曰溷北地瘠云云語極有意而敘載板滯奄奄無生氣務自纂修句可刪今之背已直不成句 毗等解其微意詐稱長者云奔長安此等紀敘總不明晰 李粟傳咳唾任情北史作笑唾任情較勝 盡車謙之禮自粟始也按自粟始也句尚未明 古弼直言敢諫補益宏多所謂公亮之臣北魏臣輔中如弼者幾人邪今屈與劉潔等同傳未免褻置之

奚斤叔孫建列傳

叔孫建傳公孫表與司馬竺和之互相詰語一段載敘頗  
詳然亦繁矣 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二  
語可刪

王建安同樓伏連邱堆等列傳

建貪而無謀此四字敘中硬加斷語似屬不倫可刪 安  
同父名屈同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豈夷族不以爲嫌邪抑  
史氏譌記邪 安原謀逆伏誅臨刑之疏又何足錄 樓  
毅傳劉秀將濟劉秀當作光武 太極殿成將考室而雪  
高祖曰朕經始正殿云云按此段事旣猥瑣語復庸濫不

足錄也 樓伏連孫寶在明帝時爲朔州刺史頗能安集  
流亡及爲葛榮所囚變姓名以免害又能密啓賊形規爲  
內應抗辭資端端俾外夷更稱藩臣亦卓幹之士也北史  
載之魏書闕此人不見何也

于栗磾列傳

天地之性人爲貴此語腐廓可除 栗磾以壯表聞云云  
至故有是語按栗磾好持黑豬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  
是語此數語皆在前乃有次序 栗磾孫烈傳述金葉之  
意是逆也等句俱不成語 向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

兒與叔一經撮捏便不成文 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  
私奴索官家羽林此處文義不叶似有闕誤北史作若遣  
私奴索官家羽林稍明白

高湖崔逞封懿等列傳

北史載崔頤及滎陽太守模與崔浩年皆相次浩常侮模  
譏模禮拜佛像遂皆有隙浩誅模頤以此得免魏書畧之  
宋隱王憲張蒲等列傳

宋瓊以孝行稱當入孝行傳 李先與太祖問答一段紀  
載繁冗此無關事理者正不必瑣瑣載之 李預服玉一



事記敘亦過繁 賈秀辭子爲郡守一段北史不載祇云秀固讓不受而已當依北史爲是

王洛兒車路頭等列傳

北史萬安國傳附嵇根事魏書無之 贊內至如安國貴

寵異於數子哉極不成語

崔浩列傳

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句極鄙拙不成文理 其祇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按此係過譽溢美之詞且開端敘事亦不合用此筆法 善應也二字可刪 議劉裕

假道及論劉裕慕容垂孰勝早建東宮請伐蠕蠕勸征姑  
臧數段理極明徹而語致冗繁此敘述之無筆也 貞君  
十一年六月誅浩此處矣點誅浩其被誅之原委本末都  
未敘明下文祇言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亦是籠統含蓄  
之詞究於浩致罪之由未經實指也如此敘述豈不乖舛  
徒令閱者爲之茫然 浩非毀佛法云云按浩非毀佛法  
固屬非理而魏收遂以浩之兩執戮辱爲非毀佛法之報  
甚矣收之酷信佛法也 馮景仁占夢語較北史所載亦

病其繁 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榮陽太守模等按此段當

在崔頤傳中 魏收之於崔浩可謂極推尊憐惜矣本傳  
記載詳悉不遺餘力然語冗而不精格板而少味殆徒載  
浩之言語事跡而於浩之神情意致莫如也

李順列傳

然性果於去就此處文義不順 李順傳字句牽曲多不  
可讀如太常曰爾拜爾跪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  
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臣疇日所破私謂如然臣之所言  
虛實皆如此類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云云等類真不成語  
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云云此段語脈稍順而過

傷於繁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懺此於李順語中已點  
曇無懺事矣後文又云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懺云云  
重提另敘似爲補述實則複見此序次之無法也 贊語  
李雖舊族其世唯新套用大雅語醜極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等列傳

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數句可省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司馬天助皆不足特立傳或用附傳可矣

刁雍王慧龍等列傳

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句牽曲不成文理 卿家縛劉裕於

卿親疎北史作縛劉裕者於卿親疎較簡明 刁雍清修  
禮正樂表常語無所發明可以不載 刁肅篤疾幾死見  
神明救免此係不經之談不足傳信 王慧龍傳行意恩  
忽徬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句穉鄙之極 僧彬曰貧道從  
師有年云云更鄙俚如此等語亦湖史冊殆可駭也 敘  
僧彬攜王慧龍過江事不如北史之簡要 其自言也如  
此此句亦可省 王氏世軀鼻江東謂之軀王慧龍鼻大  
浩曰真貴種矣此段極可畧正不必爲此瑣瑣 以其歎  
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句亦穉弱不堪 彥之與友

人蕭斌書曰云云按此書本屬括述猶病其不簡如魯軌  
頊鈍馬楚麤狂二語可削也 韓延之報劉裕書詞氣慷慨頓挫紆屬自是六朝佳文原載於宋書武帝紀中南史  
北史魏書竝於帝紀本傳中錄之而筆削各有不同北史  
甚畧以其書已載於南史故也南史照原書裁削數句更  
覺頓宕激切魏書則削其領要存其緒末刪潤之功斯爲  
下矣

李寶列傳

時論謂神僑風德之衰此亦表箋文飾之語 李氏自初

入魏人位兼舉云云至識者以此貶之此總論李氏情禮之淺嗇恩愛之衰薄也收於北魏門戶世族多以恩怨私意予奪此段所稱恐未足爲允論也

陸侯列傳

陸侯獲蓋吳二叔已復放還果斬吳以至此段敘述頗過於繁北史削去諸將曰公言是也并侯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數語最簡當 超等聞之大欣何不作大喜 麗之謀矣矣當作也 陸昕之傳北史載之本屬一段魏書自昕之容貌柔謹以下另提遂別爲一段殊不可解 高祖

謂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胤元不云云及冲烈等表茲  
可省或敘其事而畧其詞

源賀列傳

於是遣使者詔賀曰云云北史畧之祇作乃遣使慰勉之  
源子恭數表北史竝從節錄

薛辯寇讚等列傳

延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曰於寺旁執得一狐薛慶之與崔  
纂或云連殺或云以待秋分互有同異此事瑣瑣復何足  
記乃云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乃適足以益其鄙野矣 北



史載薛辯父強見桓溫事魏書無之似不可畧 北史載  
薛強事蹟本末特詳 薛辯事北史載之亦詳於魏書  
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此語籠統說事情竟未分明  
寇讚從唐文相一段記載亦傷瑣屑 酈範占夢一段  
瑣瑣不足錄 暄猶可追斬禿澀不成語

嚴陵毛脩之唐和等列傳

崔浩與毛脩之共論陳壽三國志一段此自崔浩論三國  
志耳與毛脩之何涉而必載之毛脩之傳且卽崔浩所論  
諸葛武侯亦貶議太過恐亦未可爲篤論也 朱修之當

作附傳乃另提作傳亦非附傳之體 休實縱令不畏攻  
圍豈不憐其妻子也語意拙澀之至 善共量議自求多  
福亦不成語 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語更茫混 敘劉  
休實歸降慕容白曜一段繁冗之至真無筆力 文雖引  
見高祖自陳久屈一段亦冗極 樂羊食子有願以不真  
不成語 房伯玉歸降高祖一段語句繁冗可刪 房景  
光五經疑問亦不必錄 北史嚴稜朱修之竝附毛脩之  
傳中良是

羅結伊戡乙瓊和其奴等列傳

伊穉傳此深自可奇句可省北史刪之極是 苟顏本姓若干見北史 薛野賭無甚事實北史不爲立傳而附於其子彪子傳內極有見 薛虎子請減貢絹帛表可從簡括不必全載 費于事蹟少不足立傳宜歸費穆傳中穆傳亦多繁冗處

韋閻杜銓裴駿辛紹先等列傳

裴安祖放雉夢一丈夫來謝事怪誕不可信卽使有之亦殊瑣瑣不足錄 人無比焉句殊俚鄙北史作人無閒焉

竇瑾許彥平新列傳

南人頗稱譏辯滑稽焉滑稽二字可削 李訢傳可以女  
妻之勿許他貴也北史刪去下句 訢爲世祖所識如此

此句應刪去有此斷語反隔上下文義 自是後遂有驕

矜自得之志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語竝冗弱殊不  
成句法 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此下語亦過繁 道

路羣議云云句亦可刪 延興末一詔可不錄 李訢刺

相州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每爲李敷所左右乃列敷事  
狀陷敷得罪眞貪且傾險小人其被罪以死不可謂不幸  
也贊語謂其器識旣美時曰良幹悲其以夙故猜嫌而嬰

合門之戮不亦悖乎

盧元列傳

樂爲此者詎幾人也語未引透 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  
納浩敗頗亦由此當作浩竟不納頗以此致敗 中郎卿  
曾祖也語義未完 高祖報盧淵詔可以不錄 扶風人  
王伯達相盧淵一段亦不必載卽載之亦應在篇末 公  
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數語板拙蹇滯全  
無筆法意致 盧昶傳錄詔語亦過多 北史盧昶傳頗  
稱簡要魏書則冗且濫矣

高允列傳

允與崔浩論五星聚東井記載之謬亦測天考象之一端  
固宜載敘但不必如此之繁曲須有條理裁削爲妙 竟  
爲世祖所疎此句應從北史刪去 此亦人情所難不亦  
難乎語意重沓失次絕不類史傳體 恭宗後讓允曰人  
甯知機云云語亦繁沓絕不爽朗 允對恭宗語風池麟  
閣等句亦浮靡特甚 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  
恐負翟黑子祇此二語老致而安置不善 左右曰臣等  
見允無言而泣云云此數語依北史節去爲是 或有上

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云云此處語句俱可節省以歸簡明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云云此段應附之傳末或載之贊語中方合體式 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句浮鄙之極真不似史體 允作徵士頌止是稱揚人物與朝廷政事何與亦不關允行事乃連篇累幅載之惟恐其不詳何也盧立以下三十四人行表敘亂竇奪主古史列傳中從未見此體 一酒訓繁蕪不修亦不必錄 敘允臨終事跡亦過於繁

李靈崔鑒列傳

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按忍哀卽輟哭也詞重語複可議

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亦不成語自耶署至此所謂不

次語句亦殊稚弱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

卒按此則李秀之兄弟輩特容貌風度可觀耳此亦何足

稱而必拉雜載之邪李敬遠弟幼遠性粗暴每爲劫盜

刺史錄殺之此何足列於史傳史家豈當爲劫盜立傳邪

因公事言競之間當作因爭公事

尉元慕容白曜列傳

元知非誠款此等語極費力只可作元知其詐文義自明



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云云按此只可紀云生擒宋將某人耳何必全錄其官邪 好申下人之善亦不成語

八月詔曰云云此下二詔極可不錄 既而元言曰云云亦多無關緊要之言 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云云此處記載費力頗不簡爽 成淹理白曜表即應載曰曜傳中所謂時論寃之也今已列白曜子弟而復載此表似爲不倫

韓茂皮豹子等列傳

皮豹子表及高宗與皮喜二詔載錄俱傷於繁 呂羅漢

傳多缺文斷句 贊語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億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筆意樸拙殊甚

趙逸胡方回胡叟朱繇等列傳

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按世祖所云必有所指今不能舉逸所作何篇終屬空泛無着趙超宗惑妾棄妻夫妻迭發陰私事猥瑣不足記 趙

叔隆貪詐無行何足爲立傳 同心聚斂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皆不成語 胡叟自是

高士不應與趙逸諸人同傳 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

鄙俗之句二語對偶不似史體亦欠簡勁 其述前載無  
違舊美數句可畧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此可作叟本無  
意附之 譏其惟假盛服句拙極不成語 再三之惠以  
爲過厚云云亦苦詞費 胡始昌收恤胡叟至厚議者以  
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恐亦過刻之論 宗  
欽與高允詩可不必載錄錄高允詩更贅 欽在河西撰  
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按欽所撰旣不足稱又何必著之  
段暉遇太山府君子一段荒怪不可信 段承根贈李  
寶詩可不必錄 劉昫傳妙選長偶有心於昫等句真不

成語 與人交易一言便定句亦鄙俚之甚 陰仲達絕  
無事實行誼可稱真不足立傳

李孝伯李沖列傳

李孝伯在彭城與張暢問答一段較宋書張暢傳所載更  
詳悉而詞句更鄙瑣白賊及九種鹽數語俚極無味可刪  
李安世與劉纘問答語亦傷於繁 李瑒傳然不免滯  
等之意竟不成句 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  
下每有戰功故其下三字承接不順 暮年之中形骸毀  
悴之中二字可刪 李沖傳清簡皎然無所求取皎然二

字可省 時人美焉流輩重之時以此稱之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語意太複並無變換應節去一二處爲是 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長句沓拖無力 因其納馬於沖其字不明舊史必無此等字 高祖營改正殿詔不必全錄與沖問答語亦傷於繁 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數句橫插無謂可刪去 無復宗敬之意也可刪 醫藥所不能療此句於上下不叶應少變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今魏書諸本並以安世附第四十一孝

伯傳而第四十五則有高祐崔挺二人而無李安世

游雅高閻列傳

高閻至德頌亦冗縟之作可不載 忠佞對瑣屑沓碎不堪錄 閻承詔爲與蠕蠕書而不敘其凶事事自宜錄然序次亦繁 刑法政事事對尤瑣瑣不成事理

游明根劉芳列傳

劉芳傳芳至京師詣數數謂李敦也下乃云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崔謂崔浩矣何芳詣李敦而崔浩恥邪崔字必誤 芳因緣問知句未明晰 太后微愧於心亦不成句

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云云此處註劉石經三字  
極是但文傷於繁亦無意致 酒闌芳與肅俱出云云此  
下省去卻老致

鄭義崔辯列傳

鄭義傳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虛字極不穩 諸將  
心樂早還語殊穉氣 成掄物也亦不成語 民有禮餉  
者皆不與杯酒醬肉句澀拙無法 鄭道昭子嚴祖敬祖  
述祖遵祖等性行麤鄙無足稱者魏書皆掛其名於列傳  
中便似名門氏族志不成史傳體矣 鄭義族人貪穢無

行者頗多均不足編列傳內 崔辯傳竟無事實辯子楷  
剛梗有幹具守城死節極可稱述何不以楷標題而爲崔  
楷傳 崔景儁旣以高祖賜名爲逸何開端猶稱景儁邪  
當云崔逸本名景儁耳

高祐崔挺列傳

崔孝直傳顧命諸子曰當作遺命

楊播列傳

云無修白捺意句意不明 太后聞聲閱而不見不成語  
但無酒以示其恥多一其字 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



已當作不言久之惋悵而已

劉昶蕭寶夤蕭正表列傳

劉昶傳載昶奏對之詞多尚駢偶甚不質切正坐文飾太過耳 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此句可省時契勝殘事鍾文業此等語甚陋 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云云按此與上文承接甚不倫協 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云云此等語亦嫌其支繁 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句亦拙俚不稱 此所以痛之此句省去更有意味 蕭寶夤傳敘劉靈運謀奉寶夤事全不明晰 未至

嚴急詞意不達 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一同極哀之節

俱不成語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

之優隆也此等語句俱支離不叶 梁武帝有與寶劄手

書寶劄表送之朝廷爲之報答傳於武帝書全載其文而

不錄其報書殊失賓主輕重之法 寶劄請定考課表文

多浮濫事未施行似可不必全錄 贊語中俱稱曉了俚

俗不成語 此亦戎夷影倣輕薄之常事也收北人反目

南人爲戎夷真喪心語

韓麒麟程駿列傳

蕭顯宗傳載顯宗與高祖論著作門地二段問答詞句甚鄙  
程駿傳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此語稚而欠老

顯宗許之顯宗當作顯祖 賁璉以義方義方字用來不  
倫

薛安都畢眾敬等列傳

薛安都傳甚畧宋書別有傳自詳悉應從宋書所載 中  
纂者本魏郡人中鍾曾孫也按申纂事既載畢眾敬傳中  
其出身籍貫卽宜附眾敬傳不必另敘似別爲一傳者  
常珍奇雖奉表稱款身未歸魏究不得爲魏人何可儕之

薛安都畢眾敬之列甚失倫次且珍奇已附見鄭義傳而此處更爲跳行標目亦非體制言非而辨句亦不倫沈文秀爲宋守節未嘗歸誠于魏雖身死北地究不得爲魏人也宋書自有傳

李彪高道悅列傳

李彪傳載彪與劉繪問答語亦傷於繁彪請修史表內有先皇之陶鈞先皇之洞照云云允濫可厭應從節錄李彪七疏多採賈誼疏

王肅朱弁列傳

王肅傳高祖詔有司諭肅爲裁練禫之制按肅哀毀過禮處未經敘明則此詔突入無根 高祖因久旱不雨輟膳三日肅引羣臣固請進膳此殆表高祖之德與肅爭無與似不必詳載肅傳 宋弁傳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語意殊穉鄙且以下和爲弁和亦不可通 自許膏腴亦不成語

郭祚張彛列傳

張彛傳不能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云云按此亦敘事中加斷語而詞傷支蔓

邢巒李平列傳

邢巒傳河間鄭人也鄭嘗作鄭敘邢巒祖父世系頗不

清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語意淺穉伯玉天迷其心

鬼賊其慮此處驟入伯玉云云語無根次魏書往往如此

李諧與范胥問答語亦殊鄙瑣可刪

李崇崔亮列傳

紀李崇斷獄精審苟秦趙奉伯爭子解慶賓訟蘇顯甫殺

弟二段苟趙爭子紀敘尚明晰解氏訟殺弟節次原委本

屬繁曲寫來益復雜亂甚矣紀事之難也是時非崇則

淮南不守矣此句位置不妥接上無力 敘蕭衍構崇不遂歎服世宗之能任崇最有神色事寫來亦無精神 崔亮傳亮從兄光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數語文意上下相悖 恃親使忿亦不成語 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此處轉接頗屬費力 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句亦難解

崔光列傳

崔光諫竊太后登九層浮圖詞旨繁費理致反不爽朗

甄琛高聰列傳

甄琛傳如此非一句可刪 豈是向京之意句穉弱之極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意思不明 琛曾拜官諸寶悉集  
云云此段用追敘法而鈎割不清雖以戲言橫插不合倫  
次 母鉅鹿曹氏有孝性云云按於琛傳帶敘其母亦無  
不可但事極猥瑣不足記 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  
亦不成語 以琛肇之黨也猶以琛高氏之昵也語亦無  
根次政不知是誰以之舊史文從字順必不爲此語 衣  
錦晝遊句文而鄙不似史冊中語 袁翻議謚一奏亦可  
省 高聰傳頗有文才然皆有文情句法重複殊不成體



侍中高顯射矢一奏可不必錄

劉藻傳永等列傳

永曰弱卒不滿三千云云數語甚無次序句法不練 意謂不可句亦不明 永妻賈氏與妾子叔偉爭葬一事附錄極有情而敘法未明淨 感其所慕事經朝堂都不成

語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等列傳

裴植傳率多侵侮與上文不叶 裴叔業傳後有楊令寶韋伯昕魏承祖皇甫光梁祐崔高閻慶允柳僧習等諸人

皆因叔業而類及之亦附傳體也但編列敘次無法牽拉  
沓雜不成體裁 夏侯夫夢房世寶杖之二百及其死也  
尸體大有杖處二百下許此亦過爲附會 紀夏侯夫死  
後見形諸靈怪事亦太涉誕 有受納之響句生捏不可  
通 江悅之傳後有龐樹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諸  
人亦附傳體也但龐樹等諸人惟姜承尚有可紀餘並無  
事實及他功績應將姓名官爵點次江悅之傳中卽不必  
更爲附傳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等列傳

陽尼傳中附陽固固事跡頗多又有文詞可錄當以陽固  
爲傳主而陽尼陽伯慶等皆用追敘法 僕射游雅肇聞  
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按君子句可  
省 路恃慶傳內當以路思令爲傳主 贊語陽尼學義  
之迹云云遂名評陽真如列算布等方板可厭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列傳

矢異常箭文義重複殊不成語 得暢名續文義亦劣  
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腐鄙可嗤 彼民見箭皆云狂弩句  
亦當收削 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強弓力至十餘石云云

按有此一段則傳首弓力十石矢異常箭二語可省第此  
段摹寫亦無氣勢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鄙語  
可刪 未發之間語亦穉甚 鞭石虎畫像取西門豹舌  
一段可刪巫以爲虎豹之祟語似巧實陋 敘康生奪刀  
入內爲元叉所執一段其被禍之由極不明晰閱之令人  
悶悶 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數語鄙拙殊甚 大眼以  
繩繫善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技則絕技而寫手殊拙  
時人思其雄勇喜其夏用板語可厭 總敘大眼武勇  
處語繁而少氣色 楊公惡人常作我鬻形以射之云云

語冗複少力 崔延伯取車輪貫連橫水爲橋斷趙祖悅  
等走路智幹頗精敘次尚未善

尒朱榮列傳

尒朱新興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  
以名馬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間畜牧於川澤射獵  
自娛此等事皆不必紀可刪 尒朱榮討徐鄭表可不必  
全錄 敘榮遷莊帝一段極繁冗不成條理 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按此數句只可以榮  
亦尋悔一語了之 陳不可之理語殊穢甚 自茲已後

贈終叨濫云云數語闖入可刪 議者謂無制賊之理亦不成句 榮攘肘謂天穆語傷於繁冗甚欠剪削 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實不成語 傳中褒賞余朱諸詔語有可省畧處 贊語亦繁冗板滯 彭韓伊霍夫何足數 按彭韓與伊霍並稱亦是語病 彭韓本不令終與余朱亦無大別 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語亦不明且與前支彭韓相犯

余朱兆余朱彥伯等列傳

余朱家欲渡河云云此等語句不明殊不可解 前廢帝

潛默龍花佛寺潛默二字亦不穩 仲遠世隆竝余朱梟  
雄宜標名傳目不應附載 隨情補授肆意聚歛極裝飾  
卻不成語 其肆情如此似與上文作應卻殊瑣瑣 如  
此者不可勝數橫插此句語脈雜隔不貫 敘仲遠貪暴  
強橫處本數語可了文極冗繁亦雜而不倫 憂在不測  
此句可省 遂有解了之名俚極不成語 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此處敘述亦覺太繁 世隆傳載河內太守  
田估家奴告省門亭長一事敘次極猥瑣可厭如此等俱  
應刪去 余朱弼傳闕誤甚多

盧同張烈列傳

以邀奉公之譽句可刪 兼褒同在公之績在公之績亦  
贅 同表吏部勲簿及軍功給券二條語句頗嫌繁碎  
論者非之論者稱之似對非對似應非應不成章法 盧  
同張烈並以元又黨人同傳然俱有幹畧烈弟僧皓庸妄  
人耳何足附傳

宋龔辛雄羊深楊機高崇等列傳

宋龔弟道瓊與龔同難道瓊爲人極可附載龔傳中不必  
另作一傳 辛雄傳更授李玟等此句可省 辛琛傳所



在有稱誤作在所有稱 琛爲揚州長史李崇爲刺史琛  
每諍折崇琛子悠亦剛直李崇嘗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  
其子按此二事若連載父子相映便有致今分敘意味索  
然 楊機傳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  
已此等語似雅實俚 謙之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溫子昇  
之徒云云此下敘次謙之贈恤僮僕撰述書籍雜亂甚不  
成章 高道穆傳選川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等四十  
人皆當世名輩五字當在四十人下

孫紹張普惠列傳

時人輕之世以此尚之句法重沓義相乖背魏書中往往如此 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所以二字可刪 張普惠

奏記任城王諫馬射宜節畧 普惠議胡司徒加太上號

一段詞意繁蕪概無條理中間多可刪除 親故賀其幸

甚真不成語 中山莊弼遺普惠書可省 普惠美其此

書每爲口實句醜甚 議復徵綿麻疏徵引既泛條目亦

雜中間語句不明多有不可解處 論冤屈疏詰屈繁沓

真有不可句讀處如此奏疏而猶載之於史冊豈不可醜

成淹范紹劉桃符劉道斌等列傳

執志不移四字可省 成淹與裴昭明辨難朝服弔喪一事主客反復累數百言陳腐瑣屑體製全無那得苦見要通來責雖高未敢聞命等句尤不成語 淹與王肅行到朝歌問答往復義旣鄙瑣語涉諧戲列之史冊宜爲遺醜贅疣可厭殊甚 成淹子香第紀其文詞鄙俗一事果如所載亦何足記邪 范紹師事崔光又爲黃門崔光所知此係一崔光邪兩崔光邪紀載不明 董紹傳敘梁武帝欲因紹通好息兵一事苦於繁絮中有可省處 馮元興傳附載曹道曹昇曹昂按三曹事與馮元興不類又非元

興黨屬不知何以附傳 和糴者靡不潤屋此等語句似  
文實俚 鹿念驗豫章王綜虛實一段敘事庸鄙猥瑣不  
堪覽閱 竊勲者放言嚼啗欲加私害真不成語 贊語  
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句禿而少味 鹿念身爲降虜卒  
於關西與諸人頗不類似不應同傳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等列傳

瑞善處朝廷之間此不成語 斛斯椿傳止有半篇非全  
文 賈顯度傳亦多闕漏 賀拔勝魏人而終于梁置之  
諸人傳中亦不倫 出帝旣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句俚

弱之甚 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菩薩乃自驕省事  
恃水應答不遜並猥闕不成文理 侯莫陳悅傳敘悅喪  
敗事狀語極繁多而事不明晰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列傳

申令頻煩不似傳記中語 深思儁白亦不成語 儁佞  
巧性多詐此敘儁爲人只是一事不必分爲兩層 後魏  
史書遺闕以爲山偉之由恐亦未的收以魏人紀魏事正  
不得辭搜探之責也 劉仁之傳或曰少有操尚或曰外  
示長者內懷矯詐或曰能爲詭激性又酷虐或曰愛好文

史敬重人流抑揚不中褒貶失實疑是仁之當時人望而與收嫌隙故以私意毀之邪。劉仁之宇文忠之二傳並簡畧不切實不稱傳體

李琰之祖瑩常景列傳

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論者物議字意重複此中殊未分明 此乃天性非爲力强二語可刪

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云云按此段又與前文精博之說相犯分裂重沓殊非體製 紀祖瑩藏火讀書事繁冗無序 常景象讚一篇可以不載

外戚列傳

馮熙傳魏母見其如此此不成語 其北山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山親讀碑文稱爲佳作  
按此瑣細事又何關馮熙爲人政績而乃屑屑述之邪

太師萬一亦不成語 李惠傳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云  
云語殊穉嫩 敘李惠斷燕巢拷羊皮二事事旣瑣細語  
亦拙澀 外戚傳當依歷朝皇后親屬爲次序

儒林列傳

儒林以經術得入列傳不緣門第世階其子孫某某何煩

載記邪 平恒三子任意宦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  
流宦娶何足爲人品累而以爲濁碎邪北魏風尚以門戶  
相高仕娶少涉卑賤深用爲恥故不覺言之畔道如此

陳奇傳載奇與游雅問對往復百數十言瑣瑣殊甚 雅  
製昭皇太后碑文一段語句多未分明 有人爲謗書多

怨時之言亦不成語 劉獻之謂屈原離騷之作爲狂人

眞病狂語列傳載之竟不知其非邪 張吾貴聰慧矜辨  
之士非淳樸淹貫之儒似不足列儒林傳 生徒怪之而  
已便爲講之此等皆不成語 董徵傳亦由汝南王悅以



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此句弱甚 刁冲傳確而爲論  
並非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句蕪雜無法 盧景  
裕傳情均郊野真俗史陋語 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  
枷鎖自脫此怪誕事本不足信卽有之亦不宜載入蓋儒  
林傳所載皆窮經稽古正大之事豈可及於不經之談至  
其附載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此事更不足  
錄 李同軌傳但載其通釋氏說佛經此豈信道學古者  
所爲邪 刁冲盧景裕李同軌三傳昔人以爲非魏收書  
乃全錄北史者今按盧景裕傳載記誦佛經獲感應諸怪

異事李同軌傳亦多記其說經講法等事世稱北史好爲鬼怪小說二傳所載眞小說家言信乎其爲北史之文也  
李業興與梁武帝辨問經義往復數百言詞義鄙瑣甚不足錄可刪去 史臣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然則儒林傳非魏收之全書也

文苑列傳

袁躍字聿脩本非文學中人置之文苑傳中甚爲不倫  
裴伯茂傳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按作史傳自稱其詩似非體 贊語板滯殊少神采 文苑傳不

載一佳文亦一闕事

孝感列傳

孝感傳當依前史爲孝行傳今以孝感爲目而總論序之云誠達泉魚感通鳥獸則是尚感應而不重實行也假令有曾閔之行而無駟鳥躍鯉之徵將畧而不載乎 孝感傳中如趙瑗之買耜還刃閔元明之昆弟雍和楊風董吐渾等之列戶同居皆以孝行而兼友護之事此卽節義傳中人也安得以孝感二字括之 今孤仕楊風皇甫奴董吐渾崔承宗等並以至行附傳但編載無法附從不類祇

求堆列不遺而已 總論藉禮教以資非獎勵所待何禿  
澀不成語 魏收書孝感傳亡後人取北史及高氏小史  
補之

節義列傳

于簡傳隨身衣服敗壞畧盡句鄙俗不堪 蛭拔寅兄弟  
爭死事近於義與婁提忠節不類不宜附見婁提傳中

胡小虎傳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按哀其死亡句  
可刪 魏收書節義傳亡亦後人取北史補之

良吏列傳

明亮辭武勇將軍與世宗問答往復刺刺不休語甚繁瑣  
且何關亮治績真可刪去 杜纂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  
涉誣矯且嘗以郡降葛榮如此何足爲良吏邪 竇瑗傳  
載瑗論制律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一條與尚書三公郎辨  
難判斷凡數百言頗嫌冗瑣不得倫要且此事與循良政  
跡無涉本可從畧 良吏傳闕總論

酷吏列傳

酷吏必有才者胡泥無他長按本傳止稱暴虐酷濫受納  
貨賄而已何足爲酷吏 高遵弟次文貨產巨萬與遵結

憾不相往來此事瑣瑣本不足載亦何必附載於酷吏傳  
中邪他多如此類 羊耽傳太常議禮一段取難甚繁宜  
從簡節 社自當官不憚強禦云云此段應在議禮之前  
鄭道元居官清勤撰述精博其水經注一書言地理者多  
宗之此北魏人物也卽其收邱念一事志鏞壁倅不避強  
藩可謂能於其職矣今列之酷吏與高遵羊社輩食汗誓  
忍著同傳似屬枉抑

逸士列傳

馮亮傳記亮死後露尸盤石蟲鳥初無侵毀又爲南方法

師以大栗十枚置亮把中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焚燬之日有素霧蒼菴自地屬天如此似一仙佛傳怪誕不經何以爲逸士邪 晉書夏統傳極似仙佛方伎等傳較之後漢逸民獨行等傳體格已不相類然文理筆法甚高雅今如魏書馮亮傳體格既雜而筆法亦全無足取斯爲史傳之下者 李謚明堂論考據雖博而筆法甚蹇滯 鄭脩傳並非完傳 逸士傳總論亡後人取隋書隱逸總論補之

術藝列傳

張淵觀象賦極詳博工雅如此人列之術藝傳稍枉信  
都方北魏異人也不爲特傳而附之僧化傳中亦非所以  
標奇能也 王早傳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斛二家  
云云此處文義不甚明晰 代京法禁嚴切此句可省

江式表論古今文字頗能貫串可附之文苑傳今列之術  
藝乃以六書正業下與占筮醫方同傳似非其倫 周澹  
傳論不可之意稱嫩不成語 王顯傳每殷勤避之殷勤  
二字不倫遂覺文義不明 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似爲弄筆作冷神實稱弱不成語



列女列傳

對氏傳似是不完之傳 封卓妻劉氏高允爲之作詩賞

紀云高允爲之詩以歌美之可矣詩可不錄 魏溥妻房

氏極激烈紀載殊未生色父元尚有異議房哀歎而不反

其執意如此似此語意皆欠明晰疏爽 溥未仕而卒故

云處士焉此語殊贅可刪 崔氏傳竟以壽終此襲用史

記盜跖竟以壽終語畢竟用來不妥 兗先氏傳女尚能

言臨死云云尚能言三字可省 楊氏傳其識機雖呂頰

亦不過也擬比殊非其倫 史臣論闕 列女傳雖差多

於北史及高氏小史然亦不完

恩倖列傳

總論體格重絕詞氣沈晦讀之不知意指何向殊不成章  
王叡當高祖時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諫高  
祖赦有罪毋殺不辜及疾篤上疏陳列五事惓惓以慎刑  
罰任賢能親忠信遠讒佞行黜陟爲請大臣讜言不過如  
是緣叡恩寵過隆竟列之恩倖傳中似乎稍枉 王襲以  
父寵襲爵未見有殊恩特寵似可不爲立傳 襲弟椿雅  
有聲望元叉徵椿爲將作大匠椿以疾辭風雷求言椿上

疏直諫時事亦庸中之佼佼者也以王叡之子遂列之恩  
倖傳真非其倫 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云云  
由是二字可省 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至於二字不  
成文法 初椿於宅構起廳事云云此事本不足記卽記  
載亦是史氏涉筆成趣處乃拙滯不堪遂無足取 王叡  
傳附載叔姪子孫極多中有全無事實者悉可刪省如王  
椿則可列之別傳不必與叡連附也 王仲興傳高祖於  
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云云按此紀事之詞亦苦冗繁  
如改云自不豫迄崩何不可邪 不若脩之倨傲無禮語

亦殊拙當云脩倨傲無禮而仲與獨爲退慎則得之 彭  
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此處極可刪省 寇  
猛傳微榮弟姪此不成語 趙脩傳雖北海王詳廣陽王  
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因亂按此措語甚不工穩 脩素肥  
壯事了不轉動數語可刪 示已之疎遠焉按此結用注  
釋反不明白 史臣論闕

閻官傳

宗愛傳爲懼道盛等案其事爲字係愛字之訛 愛知其  
謀此處橫插此四字上下意思斷續不如去之 仇洛齊

傳而不言其養子此句橫插無謂可刪 宦官未嘗有子

孫乃臆次其養子家世相承潤之傳中此豈可謂宦官傳

邪甚矣魏收之不知史體也 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

事二語迴應似乎周密卻自沓拖可厭不如刪去 賈公

營私本非情願亦不成語 張祐傳太和十年薨按祐宦

官雖對王爵不宜書薨 抱嶷傳老壽凡薄酒色肆情語

不甚了了 王顯奏老壽疏不必全載 爲老壽祖父云

云贊事贊語可刪 王遇傳遇自以常更奉接云云語嫌

繁冗 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憫如此穉弱真不成語不如

嗣之 秦松白整苦無事跡可紀何必立傳邪 劉騰亦  
不得書薨 史臣論闕

匈奴劉聰羯胡石勒等列傳

總論帝王統業以占據中原混一字內者爲正統以割據  
偏安跋扈一方者爲僭竊其說似是乃過崇曹魏痛抑孫  
劉至破三分鼎足之說斥爲溺人謬妄之談何其悖也推  
其意本欲比拓跋於當塗而以爲正統所歸天命斯在然  
元魏究未混一終以分裂其視劉石慕容諸國祇有久近  
之分實無正間之殊雖以偷名竊位歷貶諸國而以皇符

帝籍推尊魏氏所謂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也竊謂諸國  
因失魏亦未得地醜德齊難以相尚也而顧云衆星環於  
斗極百川赴於溟海不亦固且誣邪 僭劉盜名於岷蜀  
此真無人心語 劉石慕容諸國其立國俱在拓跋魏氏  
之前卽有分爭戰伐與魏相關者已於序紀中載之此傳  
不作可也 劉曜傳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此  
句不可解中間定有錯悞 慎封其子允爲南陽王慎字  
是曜字之訛 石勒傳前後顛倒事之次第頗不分明  
鐵弗傳卿何以知其氣性此句突入無根 世祖討赫連

昌一段自當於本紀詳之何必複見 慕容傳太畧審不  
必詳何不並此傳省之 一時放仗欲手就羈矣此文省  
作欲手就縛便老 莫不載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亦不  
成語 劉石慕容等列傳視晉書諸載記簡約而事跡往  
往不甚明白論說亦有不暢處 劉曜傳太畧較晉書所  
載十無一二也 石勒傳亦簡畧疎率如此又何貴立傳  
邪他傳倣此

僭晉司馬胤資李碓列傳

魏書於西晉諸君皆稱之爲帝蓋未嘗不以正統歸之也



東晉偏安江左簡文以後常與元魏分爭抗衡魏收作史遂以僭國目之所謂漢以賊爲賊賊亦以漢爲賊此亦勢無兩立而要不可爲定論者也乃竟夷於列傳而與寶夷李雄一視可謂顛悖哉 按晉書恭王妃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此亦有微詞焉卽實有其事然非牛金子也牛金自爲宣帝鳩死而小吏牛氏則別是一人魏收以牛繼馬後之謠顧不深考其事而直以元帝爲晉將牛金子誣矣 由是自言河內溫人此句插入不倫夫元帝旣冒姓司馬矣寧有自言爲河內溫人者邪 元帝起義江左人心

咸歸中興之業自不可掄收之言乃曰改易郡縣假置名  
號又曰叔以晉室將滅潛有異志收雖仇國亦安得此無  
人心之言哉 晉書稱元帝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之  
業彬彬稱盛收乃謂其政刑淫虐號令不行且舉殺淳于  
伯血流上柱之事爲淫刑之應何其妄也 禹貢揚州之  
地以下盛毀江揚以南土地之僻遠人民之麗雜氣候之  
卑溼物產之珍戾風俗之褻薄直以爲夷獠之地非人所  
居以見東晉之不得居中國斥之爲非正統耳然究之與  
江東何損也收可謂理曲而詞費矣 按晉書載王敦將

謀篡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然不載其詔詞魏書  
備載之其詞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云云其言極卑恭  
不振竊意明帝於王敦之亂六軍既敗猶欲升車出戰又  
單騎微行以察敦營壘似亦英武有爲之主也徵敦詔不  
應卑折至是卽有之亦何至自稱孤子紹頓首云云夫安  
知此詔爲魏收所潤飾而孤子紹云云爲收所加邪收於  
晉帝他詔皆不載之而獨載此詔且目之曰詔恭憚於敦  
若此無非以著晉之不競耳其用意亦良苦哉 使術士  
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按此與晉書所載郭璞對敦

語不同亦殊弱甚 名犯恭宗廟諱按史書迴廟諱別取一字代之未嘗著其爲犯某帝諱也後人讀史者自知之此自注亦非體 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極不成句法

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愈甚此等語羸弱之極 西府

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亦不似史家語 會稽內史

王濛之事五斗米道云云按此事極瑣細收載晉事多從

畧何暇及此邪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此

語鄙南朝極矣第收魏臣而斥魏爲夷狄恐亦非體所謂

目不見睫者也

島夷桓元等列傳

本譙國龍亢楚也龍亢楚之意殊不可解 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元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按荆廣江三州皆省刺史字而以一刺史總之此非古法也凡如此皆不可省 復同王莽始貴之年此句不成文理頗類輻車王莽仙蓋此句硬插入亦自不倫不如晉書元曰是何人也晉書云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較勝 桓元傳較晉書簡約數倍然敘次格格不暢且詳畧失宜閱之令人氣悶 馮跋本慕容叛臣誅慕容

熙而自立爲燕與桓元劉裕等不類似不宜同傳 劉宋  
受禪稱制自成一代亦與桓元之矯逆倡亂僭竊一時者  
不同亦當另立一傳 故其與兼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  
此句可刪 嘗負驃騎諮議社錢云云此宋主微時細事  
何足爲累而瑣瑣記之邪 事乃得了語亦俚極 燔桓  
溫神主於宣陽門外按桓溫不當云神主 司徒王謚代  
宋主償錢桓元之敗謚得免焉宋書具載此事於宋主請  
免王謚之時本末自了了魏書分作前後紀之不如宋書  
遠甚 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按宋書盧循

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卽以盧循爲廣州刺史魏書  
改一仍字文義事跡便不明白 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

諱按舊史人名同廟諱者皆改稱之如史記以蒯徹爲蒯  
通是也今云名犯高祖廟諱舊無此體 敘魏宋攻伐戰

爭之事往往揚北而抑南勝敗之際多有枉詞收爲魏臣  
安得不云爾邪此殆不勝指料者也 宋孝武猶少失政

尚稱中主收何詆誣之甚邪 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  
齋云云按此事甚無足錄而瑣瑣及之亦苦費筆墨矣

竟陵王誕上駿表可以不錄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

云云按孝武蒸母不見他史卽李延壽南史係異代之史亦未之及況古來以子而妻其生母者自夷狄之外無有也收之所紀不知何據母乃誣讎邪遂刻剔支體抽裂心藏語殊繁砌紀子業凶悖淫佚處亦殊雜沓無章民衆顛斷咸願來奔矣此特以形魏之威德耳語醜甚贊語馮劉乃厥句不可解疑有闕誤

烏夷蕭道成等列傳

晉陵武進楚也楚字不解所謂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語蹇拙之極不成句法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亦庸



極不成句 封其主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按南史汝  
陰王爲監人所殺何不直書而故諱之邪 若言之二宮  
則其事未易云云此段語句太繁意思卻不明白 與何  
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云云此等瑣瑣殊不足紀 此  
等每有吉凶此等二字可省 東行驅西而人南出驅北  
面人云云敘東昏微行驅人一段過於繁瑣殊費筆墨  
或有云國家強盛者即便忿怒云云國家朝廷目魏爲言  
語意卻自雜沓不明 其不識事宜如此此句插入亦無  
謂 敘梁武侯景君臣相拒紀載亦太繁梁事頗多何獨

於此致詳也

私署涼州牧張實等列傳

涼州人士咸賦牆茨此等閑文可刪 弟名犯世宗諱與  
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同均不成體例 宋元安登山馬倒  
傷足屋柱自燃及乘馬尾禿此等災識之事殊瑣瑣況宋  
元安涼之輔臣所關成敗甚細似不足記

高句麗百濟等列傳

殷鑒不遠此句不倫 人不得山上洩汗行逕山者皆以  
物盛去按行逕山者句可削 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賞

其誠款之心此等句俱稱弱可刪

氏吐谷渾等列傳

故元奉焉語未充足 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  
句拙甚絕不成語 敘諸國風俗多不明淨 乙弗勿敵  
國及女王國當附吐谷渾之末不必特行另敘 高昌者  
軍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按漢書西域傳  
軍師前國王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道理遠近不應懸  
絕至此必有一誤 贊語氏羌蠻獠風俗各異等語義既  
浮淺詞復軟靡真可以無有

西域列傳

魏收書西域傳亡後人以北史西域傳補之非收書也

漢書敘西域疆地山川道里何等明晰真如聚米指掌魏書西域傳亦仿漢書志其道路山川便不如漢書遠甚矣筆力之相懸不可強也 車師國卽高昌國也乙百一

卷旣載高昌不應乙百二卷又列車師雖事跡有前後不同實一國也收書不宜至如此外復固知西域傳之爲北史也 康國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太延隋書作大業當以隋書爲是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此西

域國之最遠者疆域風俗中國何以得悉恐傳聞之疑不足徵信也

蠕蠕等列傳

蠕蠕北部大國醜奴以來日益強盛常與魏勝負相抗收所載魏與蠕蠕攻伐用兵強弱得失之事未免揚內抑外多有枉詞甚矣信史之難也 阿那瓌朝魏詣殿陳情似不必作數番問答刺刺煩絮應刪從簡便爲是

自序

自序每作夸語不似前史自序之體篇法散漫亦不成結

構 自序位置應在十志之後

天象志

天文志改天象志極有見但徵應之事昭昭可據者則書之其無所顯驗介在疑似者例不得書志亦有傳會依託之事揆之總序所云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者殊不然也 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曠死此必有訛蕭曠非魏大臣也按牽牛爲吳越之分或當作吳越有憂 月犯太微或曰人君憂或曰貴人憂月入太微或曰大臣死或曰有反臣或有入與犯而並無占應

者其說不同他災變亦有似此者求之正不得其解 既

而赫連氏并并遂竊尊號云此處似有闕誤 天象志凡

稱南朝之君或曰晉帝或曰宋主似爲得體然則紀傳於

晉宋齊梁之君悉稱名亦殊乖錯 宗廟並起司人更謀

有易政之象此處亦有闕誤或曰諱加大微翼軫之餘禍

也按彗星入太微滅于翼軫在眞君十年是時南北朝俱

有弑逆之禍已應其占矣宋南郡王義宣構逆之事在興

安二年未有一星見災而流禍如是之久者此亦附會之

說也 嗣子淫昏政刑紊焉此二語可省 且仍有肆責

之令焉句亦可省 由是言之皇天有以觀履霜之漸不

云按此繁文浮詞極無謂 蓋近乎素餐焉此句稱極

蓋天謫存焉亦不成語 天象又曰人主將以喪事而出

其宮云云按魏孝文以太皇太后之喪徒行至陵哭泣極

哀此自盛德事第亦何關天象乃以流星出紫微爲人主

因喪出宮之兆毋乃附會所與城等按此句上下有闕文

以勢相乘至感此下有闕文 魏天象志當曰魏之休

咎得失爲言今占象往往及於南朝晉宋齊梁之事豈非

自亂其體例邪 天象志凡四卷第一第二卷之文簡要



第三第四卷之文繁簡體例不同手筆亦異且第一卷紀日異第二卷載月異第三卷卽應專載星變乃第三卷仍及月異與星變同載如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金星于端門外天興元年二月月再掩東上相五年月掩辰星月犯歲星天賜二年月犯鎮星類皆重出複見蓋二卷獨載月異而三卷四卷則月與五星雜載其非一人之所紀纂明矣至其占驗之詞往往牽強附會不可盡信昔人以爲非魏收原本也蓋收天象志三卷四卷已亡後人取唐張太素所撰天文志二卷補之今世所行太素本也

地形志

收改天文志爲天象志者緣所載皆日月五星災異之事  
故曰象地形志猶前史之地理志也體例與地理志無異  
而必更易其名曰地形誠不知所謂也 地形志戶口准

武定之世爲據往時編戶無由考其盈虛蓋永安末年洛  
邑兵燹官司文簿散棄者多矣 地形志立格亦在繁簡

之中其新置州郡往往有闕而不注者 西河郡屬晉州

領永安隰城介休三縣此孝昌年置也又一西河郡屬汾  
州亦領隰城介休永安三縣此太和年置也又有五城郡

屬義州領熙城介休五城三縣此永安中置也按此介休熙城凡三見者緣建置興復不一故復舉之而格例則錯亂甚矣閱者何從考定此何難本其初改之年附見於此注而必著之正文編次之無法一至於此他亦有似此者州郡不以遠近爲次亦不以壤界相連爲序忽東忽西乍齊乍晉正未有條理常山郡注云後漢建初中爲淮陽永元二年復按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此徙常山王昞爲淮陽王非改常山爲淮陽也蓋魏收之誤陳畱郡屬梁州領小黃等三縣又陳畱郡屬

南兗州領小黃等五縣又陳留郡屬北揚州領小黃等四縣此以陳留郡小黃縣凡三見與西河郡介休隰城複舉之病同 總序吳蜀二國遺之度外魏固未嘗得吳蜀凡益州漢廣廣州郢州江夏永安諸郡皆有名無實均宜刪去 州郡有已陷而寄治者亦宜刪去以省繁亂

### 律歷志

史記律歷分爲兩書漢書律歷合爲一志蓋漢以律推歷實一事也收所撰律歷志實分律歷爲二事而總序於古今律呂之理亦無發明魏自太和迄於定武並未有諳律

者名爲律歷志實則言律甚畧不如刪去說律一節直稱  
歷法志爲是或似考律作緣引亦可也 律當附樂志

禮志

斯亡云及不成句法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云云此  
條闕斷甚多不成文理 理儉於責下有闕文 敘高祖  
行三年之喪與羣臣爭議一段臚次引據亦苦其繁瑣禮  
志祇是抄錄魏人一代典故未經裁削者 輿服附於禮  
志之後究屬雜亂且中間又作「總序亦非體

樂志

樂志總序雜抄周禮樂記之文全無裁潤亦於聲樂之道  
一無發明真可以無有也 雜伎百戲後世帝王戲玩之  
具於樂舞之作無當也以此附入樂志陋甚 樂志本一  
篇文字後人分段另提殊非其旨 先王所以教化黎元  
湯武所以云云此下有闕文 仲儒言前被符問云云此  
段論律呂甚詳觀此蓋知律之當附於樂志矣

### 食貨志

高祖詔鄒人獻盍徹之規按盍徹之言發於有若鄒人當  
指孟子孟子諷滕行助法未見有盍徹之規也 食貨志

應分自太祖定中原以後至民以安業爲一條又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以下至相付賣者坐如律爲一條又自魏初不立三長以下至天下利焉爲一條自河東郡有鹽池以下至得以周贍矣爲一條又自魏初至於太和以下至上從之而止爲一條凡六條而食貨備俗本分段太多往往一事而跳行另敘殊非體格

刑罰志

刑罰志總序開端廓落之極 刑罰志亦宜連敘不宜條

列

靈徵志

靈徵志舊史未見此名曰宜改災祥志 附載徵應往往  
失之附會似可省祇記災異爲是 岱齊地也天意若曰  
云云此義極附會無理 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  
此語更乖舛可笑 靈徵志次序宜先禎祥後災異今倒  
置何也 白鼠爲災白狼白鵠白雀白燕恐亦非祥 記

災異分門別類每條總括數語尚有條理記禎祥則不及  
爲此未免雜亂矣 甘露嘉禾應在諸物類之前 眞君  
五年張掖郡石文乃圖讖迂怪之事恐是偽造假託可刪



太和元年太原民王顯等所見南山青碧石柱自是山  
間奇石所在多有亦不足爲禎異也 尉元表奏彭城南  
白頭翁助戰事李憲表奏肥水草堂寺七人朱衣乘馬事  
皆怪誕不經此等事抑與靈徵何涉也 潞縣婦人買玉  
印事亦涉詭怪可省之 溫泉與甘露相類亦當在諸物  
類之前

官氏志

官制氏族本屬二事不得合爲一志 但不治故爲重於  
刺史語未分曉或有闕漏

釋老志

釋老志舊史未之有也北魏崇信釋道二氏之說盛行於世故收作釋老志然非史家崇正闢邪之意也或不欲闕於載記當入方伎傳或別作仙釋傳亦足以備一偏之學飾詭異之路云爾

讀史糾謬卷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